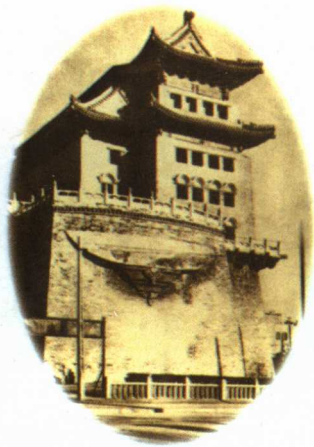




京味文学散论

甘海岚

张丽妩

主编

北京燕山出版社

京味文学的界定标准，京味文学的「实足年龄」，京味文学的作家

作品，京味文学的未来走向……以京味文学史为经，以京味文

学作家作品为纬，纵横评说，褒贬得失。用跨世纪的全新视

角观照京味文学，给京味文学来个从头到脚的立体透视。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京味文学散论/甘海岚、张丽妩著. -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 1997. 7

(京华博览丛书)

ISBN 7-5402-0953-4

I. 京… II. ①甘… ②张… III. 文学理论 - 北京
IV. K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7) 第 13399 号

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 36 号)

(邮政编码: 100007)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飞龙印刷厂印刷

* *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0.25 印张 185 千字

1997 年 12 月第 1 版 199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 * *

印数: 1—3000 册

定价: 16.00 元

编者的话

北京，是我们伟大祖国的首都，也是举世闻名的历史文化名城。

北京，自周口店“北京人”燃起古人类文明的火炬，三千多年前燕、蓟古城的兴建，直至辽、金、元、明、清五代在此建都，人类文明之火从未熄灭，经久不衰，一脉相承。三千多年不间断的历史，绵连延续的物质与精神文明，在世界著名城市中也是罕见的。

北京，在各历史阶段都留下了丰富多彩的文物古迹和文化遗存；北京的文物含量、等级居全国之首，现有文物古迹 7309 项，其中 3 项已刊入联合国“世界自然和人类文化遗产名录”。古都北京以珍贵的文物构成独有风貌著称于世。北京是一座宏大精深的博物馆，她为世界所瞩目，是北京人民的骄傲。

北京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其在古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地位。北京是南北交通的中枢和战略的屏障，同时，她也是中华各民族交流与融合的中心。自公元 1067 年（元至正四年）北京成为全国的首都，她一直是体现着多民族中华文化与文明的首善之区。北京文化与文明早已超出一般地域文化与文明的范畴和涵盖，而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结晶与代表。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孕育出众多杰出的历史人物和科学家、文学家和艺术家；创造出足以立足于世界科学、文化、艺术之林的辉煌成就。她们属于北京，更属于中华民族，同时也是世界不朽文明的组成。

北京的历史与文化无不渗透着中国劳动人民的汗水，她也经历过侵略者的血雨腥风。北京有灿烂与辉煌，也蒙受过伤痕与耻辱。千百年来，北京从未停息过对封建统治压迫的反抗，对外来侵略的斗争。北京是一部生动形象的教科书，写下了无数仁人志士、革命先辈不屈不挠、可歌可泣的壮丽篇章。北京，送走的是黑暗，迎来的是曙光。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古老的北京步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作为人民共和国的首都，北京在短短的四十多年的时间中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北京的城市建设日新月异，北京的城市经济得到了飞速发展。与此同时，北京人的社会生活与思维观念也发生了和正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今天的北京已不仅仅是一座历史名城，同时正在向世界一流的现代化都市迈进。

古老文明与现代节奏，传统精神与新的观念，无不时时刻刻地发生着撞击与产生着矛盾。这是历史的必然和客观的规律，它引起人们的思考与探索。北京，也正是在这种思考和探索中前进。在下一个世纪即将来临之际，北京正显现出前所未有的勃勃生机。如果说，静态的北京给了我们一种光荣和辉煌；那么，动态的北京将给予我们一个更加璀璨的明天。

为了使更多的人，特别是肩负着跨世纪历史使命的青年朋友们多方位的了解北京的历史与今天，思考和探索北

京的未来，我们编辑出了这套京华博览丛书，奉献给读者。它以明快活泼的文字，全新的视角对北京的历史文化和当代建设作专题介绍，力求科学而通俗；全面而又有所侧重。这些专题包括北京的历史、城建、经济、科学教育、文化艺术、民族、宗教、文物古迹和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每个专题又具有独立的体例和风格，体现所论专题的特色。值得提到的是，丛书的作者大都是这一方面的专家学者，他们把多年的研究成果深入浅出地写成普及通俗读物，具有很强的可读性，是难能可贵的。

由于京华博览丛书所涉及的时空悠久庞大，所谓“博览”也就不可能面面俱到，而只能抽取代表性的专题陆续成书。如果读者能通过这套丛书更加了解北京，更加热爱北京和我们伟大的祖国，那就达到了我们编辑出版这套丛书的初衷，也是我们最大的欣慰。

京华博览丛书编委会

京华博览丛书编委会

顾问： 张大中 周永源
主任编委： 孙金铎 刘珂理
副主任编委： 赵 珩
编委： （以姓氏笔划为序）

孙金铎 刘珂理 陈一夫
张敬淦 赵 书 赵 珩
赵光华 赵其昌 常润华

本丛书是在北京城市科学研究所
的大力支持和指导下编纂出版的

纵 观 横 览 话 京 味 （ 代 前 言 ）

作为一种文学的地域风格现象，京味文学已走过了百余年的历史；作为一种文学的美学模式，京味文学也走过了半个多世纪的历程；而作为一个有着明确的文化文学内涵，同时又具有了相当规模与影响的文学流派，从而成为了当代文坛上引人注目的一支劲旅，京味文学也已经走过了十八年的鼎盛时期。

以“京”作为这种文学品类与文学流派称谓的限定语，已足以昭示出它自身的地域性和对文学地域性的特别看重。北京文学发展的历史已清晰地表明，京味文学是地域文学——北京地域文学中重要的一支，它的许多特征，尤其是关涉到其本质的文化与美学特征，都是由这座有着悠久文明历史，在中国历史发展上有着特殊地位的城市所赋予的。所以，京味文学

的历史是与北京城的历史同步的。追溯北京城发展衍变的历程，我们可以记录下京味文学这样的孳生演化轨迹：

酝酿期——萌动期——雏型期——成熟期——蛰伏期——复苏发展期。

京味文学的酝酿期很长。

从古幽燕大地催生出它最早的雏型状态的文学作品时起，地域的基因大约就已孕育其中了。而北京的地域特色正是京味孳发生长的天然土壤。从描绘幽燕古地苍莽萧悚自然景观和男儿慷慨任使之气的小说《燕丹子》，和表燕地“声音”、赋燕地“风土”的乐府相和歌辞《燕歌行》的问世时间看，可将汉魏时期视作北京地域文学的上限。从那时起直至辽金两代，北京地区的山川景物、风土民情、社会变迁、边塞征戍、民族聚和、人物涵性等多方面的内容，便带着鲜明的地方色彩，通过作家们的笔端和民众的口头流入各种形式体裁的文学作品，流向从汉代幽州蓟城到金代中都的广大幽燕地区，也流向了全国。

在这长达千余年的酝酿期中，幽州、燕地、蓟城的文学与后世的京味文学还难于使人产生什么联想，或寻觅到它们之间有什么审美认同，然而，我们却能从这些作品所显示出的地域特色中捕捉到相隔千年的这种文学间的呼应和某些血缘关系上的蛛丝马迹。

从历史上看，这一漫长时期内的幽州燕地尚处于早期农业文明阶段，蓟城虽然一直是古燕国的都城，历代州郡治所所在地，以及辽代的陪都、金代的中都，但作为封建社会早期的城市，从总体上说，它的文化类型仍属于农业文化范畴，基本上尚未形成城市文化的特征。这样，幽燕

蓟城在此一历史时期内的地域文化，就表现出一种原生的乡土文化氛围。它的中心是土地，是疆土，而不是城市。具体地说，表现为山川气候景物等自然地域特色，边陲征战重地等军事地域特色，北人古朴民风民俗与侠义豪放性格等人文地域特色，还有多民族在战乱往来中交融聚合的民族地域特色。这些特色，首先影响着作品的题材范围。北国风光、边塞征戍、豪侠义士、风土人情、异族情调等成为这一历史时期北京地区地域文学的主要题材。

与这些题材最为契合的文学形式，就是最便于将描写、抒情结合起来的诗歌。所以，从横向进行文体的比较，京味文学在漫长的酝酿期内最主要的文学形式便是诗歌。这固然与文学自身的发展规律和中国文学以诗为正宗的传统有关，但毕竟还是受到其自然与人文地域环境的影响。直接显示着这种影响的是其对各地大诗人壮游幽燕古地、凭吊幽燕古迹的强大吸引力。只就汉、魏至宋、辽、金而言，就有曹氏父子、左思、鲍照、陶渊明、陈子昂、卢照邻、张说、王之涣、孟浩然、祖咏、李白、高适、杜甫、李益、张籍、王安石、欧阳修、苏辙、韩琦、范成大、元好问等，他们都有吟咏幽燕的诗篇。其中，许多都成为脍炙人口的千古绝唱。这些诗歌，风格古朴沉郁，境界雄浑博大，气势滂沱道劲，格调古雅幽深。这些文化的、艺术的、审美的基因，在古老的、历史悠久的北京地区地域文学的机体内，伴随着古幽燕蓟城蜿蜒前行的历史脚步而不断累聚，积淀，一代一代，百年千年，凝铸成农业文明古典期京地文学独有的特色。追本溯源，正是它为后世的京味文学奠定了基蕴与底色。

燕蓟地区进入了元代以后，便开创了它作为统一的中国国都的历史。从元至清中叶的六百余年中，作为金代中都的蓟城，历经了元代大都到明、清帝都北京的变迁，成为了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这一时期京都地区的文学比前有了很大的发展，地域色彩也增加了新的内涵。而地域色彩的流变开始促发了“京味”的萌动。

首先，作为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帝国的国都，北京的城市性质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已由单纯的北部边陲重镇变成了全国政治、文化、商贸的中心。为了巩固和强化政权，元、明、清三代在建朝之初都调拨了巨大的财力、物力和人力在京都大兴土木，建筑皇宫、皇城、御苑、寺庙，规划城市衙署、官府、街坊、集市。北京作为封建帝国首屈一指的大都市的形象越来越鲜明、丰满。其次，随着北京国都地位的确定，城市人口不断增加。仅以元代中期论，大都及京畿人口即已达八十万——一百万。与此同时，都市经济也迅速发展起来。手工业、商业、对外贸易日益繁荣，加上水陆交通的不断开通，北京已成为南北交通运输的枢纽。内外城的集市、庙会种类繁多，市场上各地货物云集，许多外国商人也前来经商。元代大都城商贸业之繁盛甚至超过欧洲最著名的商业城市巴黎、罗马等，已经成为世界性的商业大都市。

经济的发展，城市的繁荣，人口的增长，造就了广大的市民阶层。城市非农业人口数已大大超过了京畿的农业人口数，官营与私营的手工业者、大小商人、各类中小官吏、文人士子、医教人员、优伶艺妓、奴婢仆役……凡五行八作，支撑着京城社会生活的运转。市民阶层的兴起与

壮大带来了市民文化的勃兴与繁荣。就总体生活方式而言，市民阶层的文化选择已经超越了自然经济的农业文化范畴，进入了城市文化圈。这样，北京地区的地域文学就超越了幽燕时期的乡土文化氛围，而形成了显示出商品经济萌芽的城市文化特点。当然，它距离现代资本主义大城市的文化还十分遥远，主要还是表现为成熟的封建社会城市文化特征——最高统治阶级，包括皇帝、宗室、贵族、权臣等主宰着京都生活的命脉与秩序，成为整座城市生活的中心。除了皇城帝都的显赫、经济商贸的繁荣、市民阶层的壮大与市民文化的勃兴等特征外，在这一时期内，适应着国都功能的需要，当然也由其地位的吸引，全国各地有大批文人涌入北京，有的是为官为宦，跻身京都上流；有的是游学观光，小住暂栖；有的则留连忘返，长期留驻；有的干脆就永久定居，世代成为地道的北京人。这就使北京人口的文化素质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市民的儒雅之风日增，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古幽燕时代骄悍、古朴、粗豪的特性。

随着北京城在以上诸方面的变革，它的地域特色风景线也变得多姿多丽、色彩斑斓。具体地说，作为国都大城市的北京，其地域特色主要的已经不再表现为苍莽寥廓的朔方自然景物，也不再表现为肃杀勇武的边塞刀光剑影，而是表现为京都城垣殿堂的巍峨崇杰，达官显贵的富丽豪华，宫廷的政治斗争，宫闱的生活秘闻等政治地域特色，以及高度发达的文人文化与蓬勃繁盛的市民文化相辅相成所形成的首善之区的文化地域特色。

这些地域特色对北京地区文学创作的影响，首先还是表现在题材上。反映宫廷贵族、豪门显宦等上流社会生活

的作品应运而生，并逐渐形成气候；状写山川景物的作品中在“自嫌诗少幽燕气；故作冰天跃马行”、“往日英雄呼不起，放歌空吊古今台”等慷慨悲壮的古风遗韵中，也已融进了“禁城晓色清如水，高下楼台锦绣中”、“华区锦市，聚四海之珍异；歌棚舞榭，造九州之秾芬”等荣华绮丽的都城风情。题材上地域特色内涵的这些繁衍变化，必然会导致作品风格的变化。集纵观横览之总，从元代至清中叶，各类体裁的北京地域文学的面貌风格都有自单纯简率向瞻富丰满，自豪劲苍健向儒雅贞丽发展嬗变的趋向。后世京味文学中的某些格调韵味实际上已经在这一时期作品的风格中萌发了。

从纵向看，北京地域文学在文体上也随着城市性质与城市生活的变化有所发展。诗歌仍占据着主要地位。元代的赵孟頫、刘因、虞集、萨都刺，明代的王世贞、李攀龙与袁氏三兄弟，清代的钱谦益、吴伟业、王士禛、朱彝尊、纳兰性德等，都是享誉京都并影响全国的著名诗人。在他们以北京为题材的作品中，都表现了浓郁的京都风韵。

特别值得重视的是，这一时期内在北京文坛上戏曲和小说创作的勃然兴起，蔚然成风。从根本上说，它们都是城市繁荣和市民阶层不断发展壮大的产物。北京地区的民间说唱艺术一直比较发达，瓦子勾栏林立，各类艺术杂陈，适应着不断壮大的市民阶层文化娱乐的需要。进入元代以后，在金代院本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以北曲为音乐形式的元杂剧。杂剧创作和演出人才高度集中的优势使北京成为了元杂剧的中心。关汉卿的《感天动地窦娥冤》、《闺怨佳人拜月亭》，马致远的《破幽梦孤雁汉宫秋》以及王实甫

的《崔莺莺待月西厢记》、白朴的《墙头马上》等都是元杂剧最著名的代表作品。杂剧有故事情节，有人物角色，有曲文演唱，有宾白科范，所以既具有诗词文采，又具有说唱的通俗性，在语言运用上又颇具其发祥地北京的地方色调和民间口语风味。再加之题材上的向市民趣味靠拢（如悲欢离合、爱情故事等），这种艺术形式便获得了雅俗兼容的美学品味。明清两代杂剧渐趋南曲化、贵族化和案头化，但在京城北曲杂剧仍有很大势力。加上以南戏为基础的传奇的渐趋盛行，汤显祖等传奇剧作大家在北京的影响，京城戏曲愈添雅韵。它与民间的歌谣、杂技、谈谐谈讲、三弦、八角鼓等说唱艺术相映成趣，使雅俗兼容成为了北京文学重要的地域特色之一。

除了戏剧的勃兴发达给北京地区文学的地域特色注入了新的因素外，这一时期北京地区的散文也从幽燕时期的以政论、学术散文为主体而向文学散文如游记、叙事等形式发展。大家风度竞生，儒风雅韵飘逸。但最值得重视的现象则要算小说的兴起了。这其中除了文学自身发展规律的制约因素外，从根本上说，还是城市化程度的提高，市民阶层的壮大与市民文化繁荣的必然产物。早在金中都时期，北京这块土地上就诞生过反映宫廷生活与宫闱斗争的小说《焚椒录》。成为统一的封建帝国国都后，北京文坛上以宫闱宦族生活为题材的小说作品陡增。有影响的如明代王达的《椒宫旧事》，李贤的《古穰杂录》，宋懋澄《九禽集》、《九禽续集》中的稗类小说，朱国桢的《涌幢小品》，陆琛的《玉堂漫笔》，杨士聪的《玉堂荟记》，王崇简的《谈助》，李清의《樗机闲评》，梁维枢的《玉剑尊闻》，昭

槌的《啸亭杂录》，查慎行的《人海记》，天花藏主人的《平山冷燕》、《玉娇梨》，随缘下士的《林兰香》等。这些小说作品有的记述京城历史故实，有的反映宫廷权贵生活，有的描述才子佳人故事，有的叙录士大夫逸闻轶事和翰林院见闻，有的状写民俗民情，民间传说故事……这一时期的小说作品，大大丰富与充实了北京文学地域特色的内涵——作品题材和内蕴与所显示出的皇家气派与博大深厚，作家主体方面所显示出的大家风度和文人情趣，作品格调气韵方面所显示出的雍容大气和俗雅兼容，与诗歌、散文、戏曲等体裁的作品一起，构成了北京文学极为独特而又相当稳定的地域特色。通过以上纵观横览的梳理，我们清晰地看到，京味的许多特点已萌发躁动其中，待时问世了。

清代中叶以后，古老的封建王朝开始逐渐衰落，盛世景象一去不返。清代开国元勋努尔哈赤开创的骁勇骑射精神在紫禁城内外的旗人中彻底瓦解了，京城上层社会的生活笼罩在奢华享乐，舒适慵懒的惰性之中。思想上的保守落后，文化精神上的萎顿、敷衍，使得作为统治阶级的满族旗人的民族性格发生了整体性的大倒退。与骠悍英武、蓬勃进取精神荡然无存相对应的是，嗜欲吃喝享乐的“生活的艺术”的高度发达。与面临着经济凋敝、民不聊生、外强凌辱的危机相比，满汉全席的宫廷大宴和名角荟萃的盛大堂会倒是显得更加重要。这种政治上的“残灯末庙”败势和文化上的烂熟萎靡景象造成了末代王朝都城独有的人文氛围。它把一种古老、封闭、中庸、保守、闲逸、苟且偷安、自欺欺人的文化特质与文化心理深深地嵌入了历史长河的冲刷给北京铸造出的地域特色之中。由于旗人文化在

京城生活中的地位，使市民文化也受到了极大的影响。这就使京城的文化氛围与日趋严重的贫富两极分化的社会氛围相比，奇迹般地呈现出一种平民化、世俗化与贵族化、雅驯化高度融合的状态。

北京的政治、社会变迁和这种畸型的地域文化氛围大大刺激了文学的发展——反映宫廷贵族生活的题材进一步向纵深开掘，特别向由血缘作纽带而维系着的家族与家族关系史范畴展开；引人注目的旗人生活成为作家们热衷摄取的京城独特的风景线；文人士子作为京都具有特殊地位的一个群体，他们的境遇与心态成为作家们自画像的绝好样板素材；对城市面貌与文化精神越来越显出重要的市民各层面人物以及他们的文化心理、风俗习尚，开始引起作家们的兴趣与重视。在他们的笔下，平民化的北京艺术世界已经融入了皇城帝都北京的艺术世界之中。清代中晚期北京地域文学在题材上的上述特点，充分显示了这些作品文化蕴含在量方面的增长和在质方面的加深。从这些作品中我们已经可以深切地感受到作为京味文学基础与核心的“北京文化”、“北京人”、“北京性格”等北京地域文化特定范畴的历史形成过程和作为其载体的艺术形象的典型化过程。这些特定范畴建构起的北京文化体系，主宰与支配着作家在创作中对地域生活的反映、地域文化的传导与地域性文学语言的使用。由此，京味文学在北京地域文学的母体中便已孕成雏型。

从横向看，清代中晚期已现雏型的京味文学作品其体裁最主要的是小说。当然，诗歌中占重要地位的清代北京竹枝词，戏剧中文学剧本的诞生与演出都在北京引起极大

反响的《牡丹亭》与《长生殿》，散文中龚自珍等大家的游记和介于散文与小说之间的笔记小品都有相当的规模，对京味小说的最终瓜熟蒂落都提供了丰富的营养，产生了相当的影响。然而，有清中晚期北京小说的飞速发展，确乎是推动京味小说从雏型状态而发育成熟落世的最主要动因。

这一时期内以《林兰香》、《红楼梦》、《品花宝鉴》、《儿女英雄传》以及清末民初数量不小的中短篇为代表的小说作品，之所以初露京味文学端倪，成为京味文学前驱，其根本原因在于：

一、北京地域文化经过长期的历史孕育、淘沥、积淀、衍化、发展过程，已经初步形成了其特定的文化体系与范畴。作为北京城的文化精神的象征与繁衍，与其相契相合的文学艺术形式的问世具有其必然性。

二、作家对“北京文化”的深刻理解把握点化了其创作主体对“北京文化”独特美学意蕴的自觉追求。自觉追求催生出了创造性。

必然性与创造性的结合，正是京味文学发轫的先声。至于这一时期具京味雏型意义的小说创作的特点与繁衍过程，本书“京味小说”一章中将有详尽论述，此不赘言。

经过悠久漫长的历史积淀和演绎，京味文学终于在二十世纪初叶以一种全然成熟的姿态出现在北京文坛之上。它的步入成熟期，一方面凭靠古老的北京文化的超稳定性造成其古典期与现代期的某些沟通，故此，北京文化的正、负面因素都有遗传延续；一方面凭靠北京地域文学母体内美学蕴含与艺术经验的营养滋养；一方面凭靠老舍这位文

学巨人的开拓之功。

老舍是当之无愧的京味文学的开山始祖。他的功绩不但在于为中国与世界文学宝库增添了堪称京味文学经典之作的大量长、中、短篇小说，话剧剧本和通俗文学作品，更主要的表现在以下四方面：

一、开创了以现代北京方言口语进行写作的新局面，彻底完成了京味文学语言体系的建构。

二、促成了京味文学的市民化。在他的手中，北京市民人物，他们的生活与心理成为了京味文学题材的主体。在此基础上，老舍深刻敏锐地把握了现代北京市民的文化心理结构与古老的北京文化的交融契合点，并高屋建瓴地以现代眼光对这种现象进行审视与评价，透视出现代北京市民在文化选择背后所深隐着的价值观念及尺度。这就使京味文学成为了地地道道的现代市民文学。

三、全面建构起了京味文学的审美艺术特征型范，即：地域化的艺术对象，文化化的作家主体视角，以传统叙述模式为基础的开放性的艺术结构形式，北京方言口语化的文学语言，化俗为雅的艺术风格。

四、拓展了京味文学艺术形式的新领域，使其向话剧、散文、通俗文艺等体裁全面扩展。

上述老舍对京味文学的贡献，恰恰正是京味文学步入辉煌的成熟期的重要标志。它深深扎根于北京文化的沃土之中，香飘四海，影响弥深，成为了北京地域文学的主体。这一时期内京味文学的发展情况，后面都将有专章详述。

建国后为政治服务的文艺政策，使得文学的视角和视野都受到了限制，地域文学也因政治中心论而在文坛上失